

藝文六

記

袁州府題名記

申時行 大學士

周官施法于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得為法其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天子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其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戶一境之內齒頰林立守得而存亾休戚之椽吏鱗比守得而臧否廢置之闔郡之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一

喜懼繫其解顏蹙額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復有材賢者受命于天子而為之佐而守之于佐或心誠相知道謀相和有謀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于守亦將志得意附畢智盡力以撫發其材之所能為而輔其守之所不逮于是郡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為守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為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睢而無



其佐庶如也而爲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濶疏
其禮節不能極下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
秦越是直不守陵其佐公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
嗚呼此豈國家張官置吏之意哉袁州江右一大郡
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楚之風俗其民凶黷難治而
會天子以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佐皆精擇而器使
之一時良吏于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寅實同楊
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謙臣先後展止于
袁既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袁自明興以來

吏于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
之闕哉乃相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琴君之命屬予
爲記予以爲郡縣之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于
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
于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此其身不獲謹
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今天子
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傭工者庸不次之賞庸違者蒙
不測之誅有司群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
法尤謹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

于積乎故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碩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缺血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于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不足供稅邦之庠庾儲蓄無幾一遇旱澇饑饉荐臻臨期告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溯淵源用能光大其緒出宰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痲瘵立迎春亭以重時政建養濟院以恤孤

貧置兩儲倉以便轉運清一徵法以平輪納政績顯著諸當道屢褒崇之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欽加大夫秩留久牧欲衽席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茲舉也先得我侯惠下之心真足以償我侯民饑之念者乎侯庸是措置多方度甲中之地便民者各立社倉勸誘鄉井之民民咸樂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歛散之規宛然朱氏遺意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株樹潭曰進城曰牟村每壺巨版四門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其數有

任伯于鄉者取邑之南隅預備倉側則空地起立
南社倉左存庫廩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
間宿衛者以司啓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
十儲于鄉真萬世不易之規也是歲孟冬工竣邑之
鄉耆屬予紀其事予以爲君子之仕也固當志存益
下而每難于施濟之衆濟衆固難而濟衆于顛連無
告者尤難也此法立蓋有滂不能使之溢旱不能使
之涸疫癘不能使之災惠澤沛然溢千萬載其與朱
子活浙東之民者其心一其事同救荒之策孰逾于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五

是予固慶聖天子愛民之心無窮而我侯仰副聖天
子之心益廣于無窮矣侯諱文光別號西川徽州歙
縣人登嘉靖乙卯鄉進士令萬載有古循良風莫輝
紀述而宦業蓋未艾云

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記

劉堯誨

巡撫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寧簿被臺檄來攝蘆溪
鎮市故袁人世祠先生祠在蘆溪道傍雜于闐闐間
而垣堵不備地且湫隘又當江楚孔道也驛吏在在
因之以館上官使客其或盡室行者則假寢處焉萬

居丁丑予自閩罷歸取道于袁驛吏具午餐祠中往
謁先生遺像歎曰予力不能爲先生更諸爽塏而衛
以垣堵也其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惡囂家
居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許下袁州守
鄭惇典議徙建乃卜地得蘆溪市北聖岡山麓故土
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予出公帑贖緩若
千金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
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今命下明年己卯春正
予得代過袁度蘆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

告落成于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
憲袁州府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
自新暨學官諸弟子員若干人祭畢而飲落于寢歡
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
庭迄今廟享遍宇內而宦遊如楚蜀江粵每專祠祀
之蓋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定崇尚以
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典修焉良二千
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爲先生重
予固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爲職亦豈能重先生耶

乃先生之學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于
言外者固難自手圖授二程造詣各從所契再傳
而南而又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
氏之後予亦楚人也後先生五百餘歲在習靜山中
從人究反終之旨而觀于無窮謬謂得見先生竊意
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俱亡者故象而祠之期尸祝
于世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桑庚楚同慮耶

萍鄉縣新創磚城增設護隄記

姚一理

知縣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

未有紀城池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
遇變不能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毋
亦工繁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爲
久逸舉耶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卽正德間
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
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游起興築土城始其役者
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爲垣無
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自治蔣君
時謨黃君臺輩咸後先實力焉夫閱時觀變城池繁

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高濶九尺而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面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處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闡八荒萬曆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官貲三千餘金檄郡二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之典史吳江共

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爲基連槩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于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任事若是其難也夏巡撫都御史馬公申檄陶侯親督終役侯于是量日鳩工不愆于素趾基薄則培之馬道狹則拓之措置有方綜理縝密

費不浮而食不糶民。公又以贖鍰四十緡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遂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陽西，連湘南，達秀北，通楚四，正門東南，三小水門。學前建木欄，植桃李。曰禹門，則侯自書額也。冬一理，捧檄來知縣事，欣然與兆姓齊民同觀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日，親行部閱，視城垣水衝要害，論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座，用水爲椿竹爲棧，殺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卽以城基齧水爲虞，竊議木椿竹棧猶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九

未足以支水患，莫若于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趾，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捐金儉不克舉，羸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足則取給于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爲漢淮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舊土城載于郡志，亦未見實錄。矧今新創磚城，增設護隄，春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匪有紀述傳信，則杞宋無徵，終有遺憾矣。爰記本末，且圖勒石，示將來，蓋以著聖帝廟謨之

公遠揚蓋臣經畧之靖共而一理以涓滴承流洪澤
有不嫌于紀實不容于自隱者矣

鳳竹徐公生祠記

張春

鳳竹徐公始令宜春擢南臺也越十有餘歲而袁人
有去思亭之建鄉進士迎川楊子記之矣又越十有
餘歲來撫江右公視列郡如一而爲置學田袁所獨
也太史鳳林張子記之矣時袁人已建祠之議公
聞峻止弗遂其私蓋嚴氏產連數郡官旣征其租賃
佐軍需歲額取盈耕任者罔避荼毒若楛若穽數郡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

皆然而袁爲甚公庶其狀會疏奏乞斥賣受旨兩便
官民學田者特袁產匿報之一端耳袁人昔茹苦茲
于他郡者感德更深相與籲天而祝曰微公曷活我
公擢司空往又數歲感而祝者曷能頃刻釋此祠之
不容以不建也士民等遂倡前議捐貲鬻地鳩
工聚材爲寢堂一若 益肖公像于其中爲前堂一
爲門一廣稱之而各易以廂室繚以周垣制閤且備
矣先是嘗白于郡侯景山程公未及成而遷去茲告
成于郡侯 請勒石之文用垂永永予惟實

政之孚積久而益著中心之感愈抑而彌堅是祠之
役也公能拒之于相臨之日而不能遏之于既遷之
後斯民之直道允章盛世之古風攸復豈非久而益
著抑而彌堅者乎然人皆知公位日崇澤之廣被化
之大行易易耳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夫造家者始之
括据艱難亦孔瘖矣已而弘展厥猷規畫素定爰啓
寧宇紹厥祖世篤其惠斯承庥也曷有既哉故聖人
以綢繆牖戶爲知道之味言立之豫也燕翼詒謀爲
數世之仁言流之遠也公筮仕時卽計袁之利病若

何罔不條貫于中力所任任而爲之所弗克者任未
究也則江右之政孰非素定于袁者推之耶而袁人
世受其賜矣然又非始于袁也公家食時卽殫精于
丘文莊衍義補一書凡天下之利病其暫可行與久
而不可易者又莫不條貫于中藏器待時動有矩矱
當繁劇嬰變故身所未經者若熟諳衆所難決者可
立辦匪畜之豫能耶是故爲賢令爲名御史爲良藩
臬爲衛社稷大臣敷歷中外所至霑渥誠孟氏所謂
有若也

石在頌述江右之績又槩見于會城遺愛祠記中
不具論茲本袁人立祠之意誦其德之及于袁所以
繫袁人之思者如此而不足以盡公也祠在郡城東
之通衢諸與是舉得附名于碑陰

黃太常置表忠祠祭田記

周應治 知縣

愚嘗觀漢文帝赦季布之罪而知英君誼辟其度量
豈不超越尋常也哉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在吾
且重用之而語請戮周是修者曰彼食其祿各盡其
心竟舍之不問莊誦此語文皇帝其儼然漢高之度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一

量歟而勸之微權寓矣嗣是洪熙之初仁廟特賜赦
于四民穆廟登極遂有詔秩諸公崆峒李公之視學
也則祠祀練公于金川二泉邵公之視學也則祠祀
太常于茲邑予守官于此每展先生祠下慨先生苗
裔不留秩祀之外無以奉時祀者適先生之七世遺
孫雲自金陵持牒來歸而予謀以居之餉之無得也
則有慨然矣會縣治重修得羨金五十兩廼爲置田
三十五畝四分地三畝五分以備時祭之需庄舍三
楹以居耕佃又爲給牒復其身照生儒例使朝夕祠

下以安先生之靈且識諸產坵段于碑之陰以杜後人之私相授受者脫有之卽以盜賣官田不詢來歷之罪罪之凡此蓋亦仰體列聖勸忠之微意竊附李邵二公好德之盛舉也作置表忠祠祭田記

列于東者黃氏同姓鬼神四十六名

列于西者黃氏異姓鬼神五十四名

田在二十三都四畝地名洲背祭田三十五畝四分五釐門前地一坵三畝五分

重修南米倉記

畢懋良

萬載知縣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示捐資庀材鳩工補緝者六暨造者二不費民間一粒越閱月成予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于南運小舟苦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而輸之又苦輻輳所費詎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雖竭家以從猶且不給予益以三千石南布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脚耗銀給票令自催叔不從官中免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各都畝悉余酌定不假手吏胥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自以爲得

蘇息乃予猶爲康樂春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空力以效國課終不若優游間里者之爲逸也自彫疲既久豈能頓復因于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予所以優恤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子兄弟永守之若立石後譚營造非予意也足爲記

宜風大虹橋記

徐之孟 推官

宜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使君始事由署萍今竟事亦署萍始于甲午冬月竟于戊戌夏月橋費可千金越三載迺落成詎不難哉而使君以千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四

金之橋不請貲金銖鏹曾弗以此益贖錢又無動民尚一石一木一船一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餘靡爲之益難然上爲文法慎重下爲脂膏珍惜中爲官守兢持惟知一勞永逸則賴寔多而寧需歲月靡工似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告于予曰可以詎矣予惟始天下事不功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不功方其始而卽圖所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尤難方使君之始之也疇不謂使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之也疇不謂使君奇其始總之斷于使君之果念耳

果之言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天下無
難事于橋何有覩斯橋也知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夫
下事以無事事顛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事多擾擾
而滋勞傷惟是酌于有無之間不以秦越視民不以
傳舍視吏不以我始不必我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
必我享委之途當急則急可緩則緩貽千百年于永
逸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也使君其熟籌之矣
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君乾重使君
之舉疏勸處助予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役翌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五

襄其間于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諱啓孫判袁州先
後攝邑事漸之餘姚人

袁州袁先生祠記

錢 楨 提學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
榻以待至今以爲羨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
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于古有袁先生涼亦漢人隱
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
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
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地

矣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夏去不果建之十年上
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補諷屬于
于宜春臺題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慨然
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年嗣成復予言爲記
且曰是公故志也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
方及生長茲土既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
又未足而卽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
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
于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

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
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旣
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充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
之則寥寥無聞卽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厯厯多難絮
酒遠醉故人一事爲可稱錄此以談士君子砥行立
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然而孺子不遇
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
高士故闕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
者古於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

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爲孺子固予之不能爲
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
卽予欲舉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
役也高刺史寔首倡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卽其故山
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佐之始落
成焉爲堂五楹奉先生于後而前堂亦五楹爲講堂
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
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
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爲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名啓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七

孫餘饒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皆得並書

修袁州府儒學記

鄒元標

予昔過袁覩其山川秀鬱澤宮宏遠入其堂一讀肝
江記竊歎曰譚澤宮者率豔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
若神游其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擊之
力入我明來凡幾修矣邇以年久殿堂齋廡頽圯日
甚諸生李靜春袁輝春李素等上狀太守汪公公慨
然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道諸使君而捐所自贖鍰
計百有餘緡于是頽者起舊者新學宮煥然學博林

子若全借諸生黃同寅黃時選等將汪使君命謁記
于鄒子鄒子惟用江一文卽善爲辭者亦多披靡矧
元標腐儒其何能爲役惟是憶肝江昔所諷諭多士
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值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
甚高或有所激云然予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嫻
母愛其女然嫻母訓其子也居嘗限以重關飾以佩
玉卽寢則絰結其身旣字于人惟告之曰無違夫子
及采蘋采蘋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斬指
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

萬一事窮時危蓋出于情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
如何雖秉大義者時楊權一二以厲世磨鈍然亦非
貞軌彰教者所忍言也故上古曰校曰序曰庠總歸
于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其常以故歌詠有章進退
有度鉤鎔有方藩籬絰結何周以密皆所以興其志
意束其筋骨鎔其躁心歸于中和內而修身繕性由
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
而不亂一焉顧近世之所以爲學者平日視澤宮爲
贅履足終年不一至號穎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旣

得青紫眎前語如芻不知平生所期許者謂何間有
知吾之所業者徒爲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
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言人
之學日荒袁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于
道也直及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生不虛生必不虛
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曷之哉刺史以學
爲政欲元標一言其志欲復古不汲汲簿書期會間
可知元標言得無有概萬分一乎若謂與盱江言稍
殊指以元標有怯志則吾不知矣汪公名若冰以南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十九

京民部郎出守粵富川人同知金公名錫周臨海人
通判李公名鳳毛太倉人推官王公名隆德桐鄉人
宜春知縣劉公名汝芳宣城人咸樂相其威例得並
書

新置學田碑記

袁業泗

南鴻臚

今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郡伯汪侯蒞吾袁且三載
矣寬而粟亂而敬擾而教簡而廉九德咸備吏民畏
懷諸媿政弗能殫述獨置學田一事勵人心維士風
關係久遠寧容無言以紀不朽竊惟朝廷廣厲學宮

給以廩佐以膳規制亦云備矣而學田何居在當事者周思由慮嘉惠無窮已也我汪侯政先教化藪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獎恬靜退陽鱗日有會月有課親臨校閱弗塗空文諸所勞費割俸勿問大造我袁士亦旣渥矣猶以爲國家尊賢養士覲食報于他年有司當官儲材寧飾采于一日不可以當吾世而失遠圖必置田遂捐金七十餘兩得腴田于高埧周家坪處歲租七百二十二俾諸弟子員永永藉焉已又慮在時學田出入一秉學使究之士未沾升斗而交

移簿書徃來勾校反爲學擾侯曰吾設田獵虛名耶悅當道耶將令間閭下士飲食我耶翼我庶一日有天地則一日有吾澤在故田設而上不請租入而官無與叔支惟學豐儉惟學一切賑貧弔乏惟學厚諸生以實而勿擾諸生以名嗟乎士固有志不振則不厲士固有氣不養則不厚二三子亦知汪侯設田之意乎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攝本仁以聚咀其華沃其根晬益有微四體充盈身之肥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信妻貞長惠幼順家之肥也嘉謀嘉猷

我后賴之大法小廉百辟式之國之肥也或司封疆
或領中原邊鄙安瀾黔黎輯睦天下之肥也則我汪
侯今日學田之設毋乃欲二三子肥其身以肥家國
天下乎不然而徒希心于利達蒲志于溫飽使下士
大笑之而亦甚非我汪侯建田雅意矣夫天下靡學
無記獨吾郡學記海內奉爲尸龜總之忠孝兩言耳
今汪侯平明之政不減于祖君而修學設田之旨遠
振夫忠孝此異代而同符曠世而一轍者也二三子
亦悚然于中否耶是用書其基址稅畝租利俾後之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一

君子清而理之勤而撫之母忘當世之首事者侯諱
若水富川人丞金諱錫周臨海人倅李諱鳳毛太倉
人司理王諱隆德桐鄉人同心協濟例得並書田地名高
坵周家坪等處載稅三十九畝有奇歲租七百二十
二桶庄屋一棟二廂佃名王亨五王仙五等每年止
納學租一應縣差里役俱免

盧洲三元閣記

袁業泗

按盧洲盧狀元肇讀書處臨洲之上品故卓絕初監
石以志千霄韓昌黎刺袁時西北有慶雲見洲寔當
之不數年而肇太魁則洲名尚矣後石移東湖張南

軒且謂其挺然特立望之似汲黯寢淮南氣象嗟乎
一石猶繫人愛况茲洲哉時代迺遷滄桑互易志士
高人徒懷仰止一日鄉紳士民僉曰狀元洲雄據中
吳廻瀾砥柱一郡鎖鑰矧盧君寔式靈之建閣壯觀
實闔郡利賴時郡別駕毛侯從中愆愆之注向鼓舞
適中州李侯貳守吾袁兩攝篆得修舉盧洲狀忻然
首肯親臨賜額前後捐金幾三百毛侯與司理伍侯
邑庶侯各捐金有差一郡士夫同心捐助三元閣不
日成矣障以石岸周以高垣繡栴星拱綵柱雲連門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二

廊亭臺漸次重構下蟠地軸上膺天樞中流峻起四
望崢嶸南瞻大仰則鄭拾遺書堂在焉雲臺一編載
入金匱至今炳炳北眺袁圃高士遺跡清風萬古西
顧化巖遙對昌黎文饒遺愛猶堪墮淚朱幡墨綬暇
日登覽倘亦有其棠思乎東企釣臺以下徵君之風
采太常之忠耿動少微貫日月吾儕亦有意乎猗歟
茲閣成而神靈護緩波恬川澄月恒日升鍾英毓秀
洵足羨已然則地之靈孰翼之靈人之傑孰助之傑
闕闕之豐盛孰鋤之盛工始于歲乙卯竣于丁巳計

費金幾二千餘此時予方解政歸養首事者索文予不敏聊記其創始如此且識狀元興復之機云

重修珠泉亭記

侯世屏 同知

夫珠泉亭何昉乎關疆于泉水嶺結亭其上而亭下一泓澄碧濺沸如琲珠自中盤折九曲溉田萬頃蓋兩居其勝而名所由來矣且結轂南城對春臺相輝映而此泉襟帶以陰消其鬱攸之氣若天所造焉洵郡治一勝觀哉奈歲久日圯而從東闢門于形家凶苗也泉之上有臺則跬步靡騁矣泉之下有樓樓之

多有廊則一木莫支矣垣之境途之第池之堙城之塌將爲鹿場鼠壤矣甫陽黃太公三年報政司必俱飭一日攜予與橋李劉公龍水孟公觴飲于其上因歎曰以名勝之區陔陔如斯寧得不一繕葺之乎不惟負山霧且負茲來游矣輒遴委檢校韓朱錦董其役恪奉公畫諾公悉捐餐錢辦之會春水暴漲山谷中有緋繩木柵蔽江而下又若天所相焉以勝其任乎廼卜日興事陳畚揭蘊沙礫撤曲廊累層城夷沮洳卽一椽一堵一瓦一石不以問之民僮者且計日

受直門闡中道將將爾堂增䟽櫺淵淵爾樓拱兩翼
業業爾臺廓方丈平平爾池湧渙文湜湜爾墉綠重
圍汔汔爾途表夷與膺膺爾卽袁江多佳山水而思
清冷之適也高明之觀也舍此其奚之哉蘇子曰人
之居乎此也必有以樂乎此也居則樂樂則不去班
荆燕胥極悵懷萃盍景與心會也與公猶慮守者莫
何新構罔功募僧性存守之復于在官田塘之內度
肥瘠而輕重賦之田多者剖半而僧自爲之耕塘腴
者徵租而食其餘于僧不費不擾官民兩利皆公心

清如泉與民休息意乎嗟乎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
成坎以潤于下離以炎于上陰陽互媾以消息其機
天之所以示象于人也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饒
減並用以變化如蠶人之所以補大于天也撫茲一
泉不似疊空之在大澤乎然因泉以名亭因亭以濬
泉收坎之潤以洩離之亢天乎人乎其斡旋造化者
之善權哉公新其堂構俾此嶺此泉以競秀于南城
其各亦藉以不朽是公大有造于袁也夫卽以之
計酌元氣持衡天下可矣工叙于仲春告成于初夏

公始適然曰盍往觀乎同儕相與臨流舉觴嗚噓移
文予不揣不嫻于文援筆而紀其事公名鳴喬字啓
融莆田人甲辰進士萬曆庚申歲季夏望日

重修秀江橋記

袁業泗

按府志秀江橋始末天順八年夏四月橋圯知府劉
公懋因舊基修復民德之陳定記繇天順至嘉靖二
十三年時百餘歲矣正月初橋災分宜相國發賜金
二千七百兩付嗣蕃召工斲石修築橋成奏聞世宗
肅皇帝賜額廣濟大學士徐階記煌煌寶翰昭回史

袁湖府志

卷之十七

二五

冊迄萬曆戊子年水衝北岸橋一甕宜春縣知縣蔣
公應震補斲捐金六百兩未嘗病民至萬曆乙巳年
全橋盡圯止遺北岸橋一梁病涉十餘年往來苦之
知府黃公鳴喬縣廉公養貞命工復仍舊基築斲里
者陳國鏡劉復吾等監造不肖泗寔董其事共費三
千餘金柱石欄杆儼然如舊無何丁丑寇迫橋壞時
姪繼咸有維揚之役語曰此橋不亟修後將不可支
遂捐金五十兩屬里耆崔楊等貯修荷郡大夫解公
印簿捐貲召匠採石泗亦與監督暮年完整如故費

金貳百六十兩衆力共成橋始末如此橋在縣曰盧洲乃盧狀元肇讀書處今劔三元閣併盧祠在焉泗與修記文閣之後爲震山建文筆峯其上實一郡大觀知府王公猷縣王公家賓爲記茲併付碑以俟觀風者採焉于是系之以銘銘曰富平旣設洛陽亦燁賢路且通匪云利涉桃花翠浪銀河直上虹跨萬年唐虞齊唱時崇禎十三年庚辰歲也

西城三官祠記

袁繼成督撫都御史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軍旅之事受命于廟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六

受賑于社犧牲玉帛必虔祝史陳辭可以一戰乎而或曰未也民神之主也告民力之普存者先成民而後致于神故其道有神之聽之而無聽于神以爲聽于神必據荒忽而邀不可知之福據荒忽而邀不可知之福必棄百姓而廢當成之業爲民之心力無所不殫而冥感玄通愜恍若遇焉匪必其果有神卽其果有神而予以爲非神也爲民之誠之至也夫守西安解公鎮撫袁山蓋亦有年民大和會神罔時愒下丑仲冬楚寇闌入以爲公憂公聞之投袂而起劍及

室皇車及于市而寇卽嚙指宵遁謂非威神之所
歟公因是以稱畚築增城隍謹訓練畫郊圻多儲備
象物而動決旬而具官修其方民忘其勞郡西門外
舊有三官閣賊行火矣公移而更新之蕪廟大士而
妥之而民益崑勉從事公曰疇昔之夜神實見夢于
予夫夢因也思也且三官之名不載于祀典大士之
祝不領于祠官脫果有知豈不能于周廬既燼之餘
籛然獨存脫其志果在禋祀豈不能出光怪驚動福
禍以邀百姓而乃徒向公乞靈耶神所馮依將在德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十七

矣公聞皇之忱如達于面而勅恣之効已形于手爲
民之誠之至不以大小險夷間也其徵人天而感其
漠宜也今者堂戶相交本末不撓民曰幸矣神之格
思其有擬乎則又或致望曰享祀豐潔何以報我永
爲茲土禦災捍患乎世無不更張之治法而有能不
攜二之精爽嘗循覽往事城郭抑已夷井木抑已湮
崇功報德之祠亦且散爲寒煙盪爲冷風而中獨存
耿耿長存者爲民之誠之至不可掩而不可射如此
夫予旣欽公之爲神依而更歆神之知所依也雖曰

有神焉可也是爲記

郡伯解公鼎建各管哨碑記 袁繼成

丁丑之歲仲冬晦日臨蓋巨寇數千蹂躪攸醴踐掠
昭洋勢如破竹隨長驅抵袁斫門豎梯畢盡攻城之
技勢眈眈必下若瑞若隼梟厲唇齒幸郡伯肇育解
公專城斯際殫心瘁力不辭嚴風凍雪嬰城固守時
郡之西門正寇之首衝一而也公不動聲色率堯鑿
介胄暨閭井効死之衆捐金激犒更分汛各寅僚共
相協防公平日威信固結雖敵衆我寡鏖攻七晝夜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八

其如嘆目雉堞者壘壘具在人心公旣暇整寇已失
其銳矣會部院以調遣歸郊及程令乞楚師兼至公
啓壁夾擊俘殲無算衆孽遂踉蹌遁去孤城所繇幾
危而復安也然公豈旦夕獲茲殊蹟哉公下車正值
游飢後流離瑣尾而公茹葉持荼多方招撫屬楚氣
隣震除雷飭備百爾繕葺著有固圉要畧諸書爲未
雨徹土之防讀者蚤知公之籌算遠矣寇遁而衆方
相狙公獨悵悵旣割俸增築城闔復深隍渠徐進鄉
大夫士庶而前曰若曹雖僥倖倖以有今日而近顧虞

塿壘遠顧虞關隘善後謂何補牢猶未晚也爰稽舊額精兵數百星散各邑統無專閫故武備弛而緩急靡恃脫今衛不益兵將有險無守雖孫吳固以制勝兵議募一千用六百均隸郡萍而分隸分萬者各二百顧益兵則措餼置帥營房幕府勢必關隘要地連彙並舉因謀之紳衿父老輩自諸當道既許可仍協謀詳酌凡官餼兵糧供應器械若而費再三較訂尤懼以安民者困民念袁賦什伯它封邇來兼苦寇餉而編較萬不容已因是痛心疾首每縣酌裹厥貳以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二十九

給公需貯厥羨以備餘費務期公私兩便無憾而後卽安蓋凡我公之所爲正極難耳公爲其難而一時帥閫兵營以暨諸關哨寨堡星羅碁布煥然畢舉軍容交振若李光弼新入河陽壁壘旌旗一變今自東郊卜築郡營外復謀所以控扼湘楚者以防洞庭旋擇險于萍邑之西關剏建營署合計官廨若干兵舍若干楹工始于巳卯年二月落成于十一月棟宇飛翬形勢克壯真一方雄鎮哉是役也董謀則道憲王公郭公吳公協贊則邵公劉公別駕林公司李丁公

前司理陳公則比材督造之勞尤多也至若篤念
城百世之安維始圖終實賴華育解公云雖然神氣
壯矣瘠土繁徭皮枯血盡所期繼茲郡長如我公者
嗟培元氣庶榮壽益尤或稍可安枕于一隅也撫時
思變其將有威 斯文公名經廷號華育陝西韓城
人崇禎庚辰歲夕月記

湘東營月記

袁一唯代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
止吾鍾山之險甲于吳楚蒲水磷岫峻石五里而入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十

山昌山磷岫尤甚兩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纒容
口人守險千人莫踰卽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

萍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

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
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

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爲

家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嶺

以督其其爲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

山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

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踈愷堂
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
計醴陵至挿嶺不逾半晌萬一挿嶺不及禦而四十
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
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高皇帝于袁置衛武職繁務非
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爲塞邑使變
不至于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小大异耳
夫以天下爲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爲家者賢
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戶曾不得越虞而流是將以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

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庥然南顧必
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
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
以營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弁未及境勞民動衆奈
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
時李大變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
哨雖備後虞實懼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
于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爲除戎器戒不虞者乎
祇慮法久則敝兵冒于食伍虐其人非甚有故無所

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鞏變未嘗怠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萬載知縣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于塢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爲邑者譚煜世建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二

利而一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巳酉馮夷作祟其勢高出城關門橋堰一時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圯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訟兩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遂巡二十餘年徒望洋而歎予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見水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閘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上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人暴客溷跡其中何

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
嗚唯而咨嗟于衆心之不一惠利之多曰予曰確則
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永利以利益百姓者小而以
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耕鑿者大且橋可繼先
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在卽端利庸何
傷于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積薪負土畚鍤旋施
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仍旋築旋圮予再鼓以作其
氣終不以一簣廢九仞也已于事而竣相與登城凭
橋眺望二水洋洋交湑學宮之前迤邐虹橋滌迴筆

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
不大有裨于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
三南浦踞其上流塢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
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爲奸人暴客
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又有益于干振之助乎是役
也計費鏹若干緡爲譚姓通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
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不損民財不費
室帑而實陰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拮据蹙紹
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不致問諸水濱以有今日

則惟譚君之功予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讐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重修秀江橋記

國朝

胡希聖

袁州府知府

秀江在郡城北門外爲通衢要津跨江而橋所繇來遠矣闔郡之風氣與人文之盛衰繫焉固不止利有攸往弘濟萬人已也明嘉靖年間分宜介溪公在相位出資金二千七百有奇鼎構此橋極一時盛事嗣是屢圯屢修至萬曆間全橋盡頽先賢大鴻臚景源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四

袁公倡義鼎建崇禎丁丑楚寇逼城橋被挖壞先賢總督臨侯袁公復與景源公重謀修葺越二十載爲順治丙申兵火蹂躪茲橋漸以不支前郡守泰巖吳公思慮預防爲經久計而孝廉勝之袁君慨然倡首謀贊拮据功實懋焉登斯橋者固如履周道而馳康莊矣余不佞叨守是邦景仰前徽將與都人士慶遺澤未艾也乃辛丑夏五月淫雨連綿洪水陡漲滔天之勢實從前未有壞民居滄民田溺民命慘苦百端橋遂因之崩裂情哉余不佞念此殘疆知恢復之難

也袁郡七遭兵燹民窮財盡而此口物力艱貴較嘉
萬時且十倍亦復奈何雖然此固非得已事也余謀
之寅協諸公與廣文范君而孝廉勝之卽起而身任
其責多方料理不遺餘力勝之卽景源公令嗣也後
先倡義均足不朽茲橋漸告成矣郡邑紳士百姓皆
於萬難措處中慷慨樂輸襄此盛舉而奔走効力協
謀勸助則老僧破衲與橋長蕭引悅楊文瀾張廷燿
余一麟姚文元等鄉耆張文雲徐益俸張國卿葉元
茂等之勞均不可泯也工始于辛丑六月越癸卯七
月乃竣計費金千百有奇嗚呼艱哉余不佞不
敢侈言功特叙茲橋興廢始末與夫今日落成之難
用告後之君子當留心護葺以永茲澤也哉是爲記

秀江橋記

施閏章

湖西守道

事嘗發于不再計而成于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
興役動衆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
敢發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旣殫經營旣倦衆皆
曰是可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
潰散而不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

出人力以與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
不當一也取之公松瘠枯耗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
于此不辭難不終倦而爲之堅以備則其事爲可書
袁州北郭道當江楚之衝秀江湍悍實齧城根明嘉
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
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三告矣先是萬曆之巳酉
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人作浮梁于邑學之東
偏因仍十餘年于時郡守黃君鳴喬興復其舊維大
鴻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江督袁公繼咸修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六

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傑又補葺之並有記辛
丑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蓋礮于江故易泐
又數苦兵寇蹂躪摧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衆相顧
震駭謂是殆不可復或需之遲久漲洊至僅存之石
必蕩決無遺留于時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
維太守胡君希聖是誨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
李君芳春至不遠千里乃克成之內復以石礮益備
檻補寒罅漏益舊壘斷堤後先勞勩不遺餘力

之志者則進士袁君繼梓與有力焉問其費凡若干
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是役也爲之數年助之者千
百人而倡于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
成以迄有成夫袁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他產人無
他業又多藉客佃力不任賦稅旣儉且貧故重棄財
歲又游饑修城治廨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
于義烏能有爲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戲
是可知爲政也已同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
猷袁州府同知孫君席慶推官鄭君燭袁協都司董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七

君正已知宜春縣張君浩董君義行署縣事鄭君宰
皆捐橐有勞績尚裨來者有攷云康熙丙午仲夏月
化成巖記

施閩章

亭于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其語也巖
在宜春城北大石礪礪矗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
若不知有石者予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帕其首
作三日新婦耳盍去之郡丞孫君曰諾于是發屋而
石出徙閣而亭成稍進爲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
其色深碧如齒齒初開而拳其半名之曰青蓮洞撤

巖下敗屋數楹始見巖勢側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舉袖揖客于煙霧間客之同游者皆曠若發覆僧之居是巖者亦詫以爲非吾故巖也于是與客舉酒歡甚山水之有亭榭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補其不足不得揜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所加也因勢損益相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袁州府新建府堂記

熊文舉 兵部侍郎

蓋不佞文舉猶記戊辰從師西蜀曾道袁州歷覽江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三八

山諸勝停車悵然者久之考圖記地接湖湘是爲江右輿區而俗尚古淳土風悠穆山川毓孕良不偶然及其燹之後城闕摧頽人文凋耗烽火蜩蟪羽檄旁午怛怛惴惴不有寧也類

皇朝聲靈赫濯取次蕩汎芟蕪山高水深漠然漸有太平之慶乃太守李公下車蒿目地方之阡危公署之榛礫深念之矣謂政治不昭民罔綏靖堂皇不肅民罔瞻依因出廉俸首倡屬吏踴和庶民子來不敷

府堂告成殖殖其庭有覺其楹

或舞耳目一新卽不佞聞之遙燭隣輝額手稱慶屢
年友袁勝之進士致地方紳士之意俾記其事予屏
居蓼渚未獲登公之堂亟見君子然遙意當日所歷
之山水所遊之人物而竊有感也夫山水無異以人
而廢興俗尚何殊因時而不變天下事無不敗于因
循苟且一念苟且因循則生民之痼瘼等于隔膜事
機之叢脞輒誘後人日往月來悠悠曷極卽

新朝定鼎以來袁之官太守者屢易矣未聞有毅然
新其堂構以臨民而出治者而公獨煌煌創始不委

諸物力之艱難不需諸後人之締造蓋繇其夙夜匪
懈無刻不在吏治民生以清肅示風規以寬和爲愛
養吏治清而後精神暢悅民力暇而後興作無勞此
堂建吾知袁民之遊其宇下者無幽隱而不可達無
疾痛而不可呼蓋熙熙然長在光天化日之中以耕
耨之餘修其詩書禮樂異時人物之昌隆財用之殷
阜日可俟也不佞兩佐統鈞每與諸司言方今

朝廷子惠元元爲萬物吐氣惟郡守爲最要蓋督撫
監司去民遠尊而不親縣令去民近親而不尊惟郡

守仰承德意下飭有司且尊且親使今之爲郡守者
蓋如李公精明樂易百廢具興事取安詳功垂遠大
道化之行其有望乎稽昔唐韓昌黎宋張廣漢皆守
袁郡昌黎之文章風節炳蔚廣漢之道德理學淵深
李公將與參立而並美踵事而增華矧重葺郡城門
書院釐正萬邑賦役崇新郡邑費官上爲

朝廷下撫士庶寔心寔政俱卓然可垂不朽尤其大
章明較著者也不佞謏陋無文因袁君之遠將摺據
以應與公旌旆負章門得撰杖屨而請事當存進于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十

袁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芳春

袁州府知府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
公拘任其事公爲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
儒南軒先生母弟于時甫葺年修學增辟百廢具舉
而郡治隨之興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
午府堂災蒞茲土者率草草一亭眎事因稱臨民規
模余以

今上癸卯孟冬奉

新命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闕左凋耗巷
無居人而聚垣環疆者眷眷未艾方怛然于衷因謀
之寅屬延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
士增俾濬濠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
癸卯迄甲辰中間往來亦閱暮年未敢謂政迫人和
而吾袁士民似頗相倚仗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
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煙火相望余
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爲開建郡治公堂計自始事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一

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爲虞虞幸同官
勛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之經度
營表遊匠程材之苦心既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
之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尤迴矣今輪奐一
新棟宇翼然紳士父老亦樂予之工成而役竣也羔
羊朋酒必大滄首暨同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
以三韓鄙劣敬謝不文特爲志其料工始末同事姓
名庶幾竊附於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蒞斯
堂者謹思創始之艱捐與噢咻吾民以無負茲役也

則予日望之工始于康熙三年十月成於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者爲郡丞孫以名席慶前任縣公名有恒司理鄭公名燁屬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鶴萍鄉知縣臺瞻十萬載知縣范廷鳳各捐功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動例得備書

重修袁州郡城記

李芳春

袁爲郡屏障江楚襟帶湖湘東南一都會也其城規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二

自西漢世傳爲灌嬰所築而郡史闕其文然觀其規模弘壯構造精密昔賢謂必智慮深遠知地利者所成良然乃歷年久踵以兵燹兼以靈濼墉傾堞摧漸改舊觀雖時一繕修大率因而就簡苟且具文而已予以癸卯冬奉

命守袁始至之日卽兢兢城池爲急務且日周覽遂復得全城漸圯狀兼奉新式改修四門週圍墉堞脩造守具及四城樓以措置鳩工乃自北城迤邐而東其下有滯相傳爲盧祝二僊降伏水怪之所里人卽

其地設祠鎮之至今不廢舊時顛架木潭上立城年
久木壞淫雨時侵遂於康熙三年四月十七夜城忽
陷塌入潭連延東北迄附郭邑署後更折而西幾三
十餘丈予臨眺久之見潭水深不可測法難艸率畢
事且廢壞滿目深憇獨力維艱因一面經畫委官度
用采石於山陶甃於野伐木於郊頗極悅瘁而速請
於上臺仰荷存注封疆朝報夕可首倡捐助爲諸屬
吏先并允支本年分額編修城經費遂於夏五月十
有三日躬履潭上祭告盡誠督典史楊賓冲巡檢魏

映壑等遴匠選工大興版築始立城基樹壩填砌廣
投松石務成實地然後加工增益漸次培甃必期堅
緻完好而始卽安蓋環城計之工力所及幾徧東北
西三隅分守施公自臨賁止親行閱祭節旄所指官
役增勤群心益奮從此崇墉嚴嚴雉堞稱壯矣又重
修北門甕城樓一座及南門城樓一座並修四門週
圍城梁補築舊城各崩裂處脩造箭簾守具共四門
內外城樓八座悉煥然改觀總計袁城九里一十八
步今出新者自北城廬祝潭至東偏計長壹拾叁步

有零白潭以北至袁山門甕城內外計長壹拾壹丈肆尺有零自此迄縣署後而西計長陸丈有零皆予跋履瘁瘠經年課督之地也其間灰石諸料有價工傭諸役有資予劼勩調劑皆有冊存要不過上奉功令下爲生靈及仰承諸上臺覆庇地方至意無曠無擾勉告成功予敢貪爲已力歟夫民繫於城亦懷於德後之良司牧有基勿壞而益增廓焉母亦是務季則斯城雖百世可也工始於康熙三年五月十三日竣於四年六月初四日是爲紀以告來者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四

清釐萬載縣田賦記

李芳春

余以康熙癸卯孟冬受事袁郡始至之日按所轄四屬賦役完逋獨萬邑逋歷年正項貳萬伍千兩有奇又南糧柒千石有奇駭愕久之因謀諸寅屬暨紳衿父老詢所以致此之繇或云萬素稱瘠壤自兵燹以來兼以水旱頻仍民多流亡田在草間致生計無聊徵輸日縮或云萬俗澆民頑以逋賦爲得計其天性也前此可令以萬投効去未可指數或云萬之田賦

袁州府志卷之十七清釐萬載縣田賦記李芳春

故然無如險詐千出雖大撓不能窮其笑而廣漢之
發奸擿伏無所用其神也余伏而思之夫萬邑壤瘠
民貧固矣彼撫字催科責在司牧謂何古人有惠愛
及民而轉下考爲課最者矣若云俗之旣澆則三代
不易民而治誠如魏文貞言當盡化爲鬼魅豈焉論
哉獨所稱日久樊生負欠之繇差爲得之而逞逞以
未能清釐勝任告誦嗟乎天下事願力行何如耳豈
真有終不可治者哉因細繹冊籍徧稽人戶首取萬
之總書列於庭而詳訊之得其飛詭奸弊狀繩之以

法悉輸服無辭予遂以是冬單騎抵萬大告通衢覆
察圖甲糧冊多寡不等叔除溷殺有一甲而載幾百
石者有一甲而僅止數石者有全無升合者又有已
經賣買之田糧應除西而徭東或更名而改戶甚至
田去糧存增減變換者乃詳加清剔此磨彼對蓋風
雨不輟食寢俱廢忽忽不知閱幾晝夜雖以予積勞
嬰疾辛苦顛連尤不敢視陰偷息朝夕講求如清出
岐源等處或積年而從未輸將或作姦而故遺石斗
頭緒紛然難以枚舉於是議申請上臺立法釐正猶

恐紙上虛額做徒具文且既屬錢糧絲毫爲重蓋上
國國計下繫民生安得不徹底澄清從實整頓迨次
年九月中旬方次第就理滌故鼎新始定均圖之法
俾甲甲有糧戶戶有丁去從前偏枯之害矣更定催
頭之法簡便催趨面諭過糧人戶設立串票官給印
信亦發催頭註明年一輪值俟十年大造方許關會
叔除不得如前私擅過割以茲弊竇然後勞苦適宜
飛詭得清逋欠永飭嗟乎余於萬邑往來道路幾三
年其車轍馬跡雖祈寒暑雨衝冒霜霧如一日也每

以田糧事就訊者必爲曲折清理雖至再四不敢縱
喜怒生厭倦或庭質一時難據必單騎躬詣其地親
眎其田數之有無地畝之荒熟期心目瞭然方行認
斷其果有蕪穢不治及地近深山人跡稀少者必爲
之設處牛種相地誅茅務安集開墾而後已今萬之
士民亦似稍信服而以從前之因循陋習爲非計因
是國課無虧民俗臻美積蠹旣剔康阜可期予且得
以告無罪於地方而追官謗孰謂萬爲俗澆民頑而
終不可治哉謹爲粗記大畧一以宣上臺相成之美

一以白吾萬積逋之誣後之蒞茲土者鑒予苦心而
留意講求加務清釐焉或未必於萬無一補卽謂余
爲萬之田賦草創者其可也各冊俱存開卷如指掌
不復贅

重修萬載縣城記

李芳春

余蒞袁以來旣以萬載田賦事進來縣治躬自較閱
蓋不啻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卽
安厥事之暇按閱縣城四門週遭殆徧見厥土卑隳
雉堞傾圮雖若屹立維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七

一水中流若南浦龍河烏溪等處頗泱泱不易測打
鐵之法更難施設余悵望久之適康熙甲辰夏仲奉
功令修城余旣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軍騎詣萬進
范令而熟謀之及論於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
終於無成覩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
此之役非數千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
濟或捐俸或將助爲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
論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籌之寅友咨之協鎮與萬
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其襄曠舉荷守道施公軫念

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帛予乃躬行措
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總其事遂
於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歊而經度營表一木一
石皆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間閱有
苟且畢事不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
總計萬週城壹千壹百陸拾肆丈自夏徂秋萬堞崇
峙提封如繡從此春雨秋霖可無意外之患而樓櫓
隄新防戍有堡瞭遠有臺儼然金湯天險矣至南浦
龍河烏溪等處爲水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畫求

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屢
雲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福嗟乎予爲萬不憚
艱辛類如此總計三年中蓋經事者數又爲郡城工
亟難以簿書期會集事以盡其力邑跋涉水艸每
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事之不成其當也今幸粗
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葺城垣費銀壹千陸百貳拾兩有
零米壹千壹百石有零出入經費萬金許冊中予微俸
之倡微助之捐區區未足
同籌策竭心力而此史記

勞勩例得並書

珠泉見我亭記

黎元寬

亭繇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似泉泉在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稱珠泉第取形容未及水清見我之義體用乃完外內亦合是泉宜以是謂之而公署號則旣然矣公清心介節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真清不可得濁何必重在山而輕出山於是守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起四境多可樂者公雅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四九

意尤不及遊觀而棠樹髣髴袞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曰當無迂之以就斯構間委予書見我亭三字予且妄意泉不妄有名今陳子來言始知其用公號壹如醉翁已事但從人命之非公自命而公能爲人來許公復能爲公來又何帖帖於來爲一身不來爲萬民乎蓋佳境恣取瓌狀迭呈風冷雲流常在襟裏至于酌酒賦詩豪管哀絃時時間作公事未嘗不了予聞而欣然有褰裳濡足之想先日客或謂予此泉當洪武時嘗一日給軍千萬不鵠以功得封其賜名

忘之矣又一客曰所到遺一遺一偶置于此泉遂飛
而來嗚呼此卽樂亭記中所謂清流山戰處不得之
說也歐公于治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
則思古顧下知聖心之爲一知夫醒心猶之見我矣
夫潤澤豐茂可謂于人無加我而惟存我者自可
以及人唐宣宗詠泉以終歸大海作波濤評者謂之
帝王氣象其實時源而在雖放乎四海莫非我與我
周旋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卽
大人之自見其我也予請以是義記見我亭而太守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五十

公名希聖號如右臨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莊猷號
元公總戎命書陳子名深嘗于止受公知索記佐郡
則敖公一汴司李則鄭公煇宜冷則張公浩幕府則
董公正已得並志

重建昌黎書院記

鄭 煇袁州府節推

袁陽舊有昌黎韓公祠在那亭講堂西宋知州事祖
公無擇實經始之明初姚公守茲土卜移宜春臺
下卽今址云嘉靖間劉公廷誥改爲昌黎書院增原
道閣延諸儒講學其中此袁陽昌黎書院新自始也

後鄭公悼典至復增屋三楹以備庖厨汪公若冰又
重修焉後先叙其事者如祖公無擇黃君幹諸記具
載郡志中其所以尊尚韓公者至矣然竊謂知所以
尊公實未盡知公之以傳道厲世爲心歷千萬禩如
一日者也公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又曰堯
舜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
之後不得其傳非隱然有以自任乎蓋公實有見夫
孟子之心之性與夫持志養氣者若親承其統緒焉
故其貞一已之心性以全生平之志氣溢爲文章措

諸行事歷久而道彌尊今袁之有書院已數百年登
其堂者或徒見公有濟天下之畧與夫起八代之文
而不思其所爲約六經之旨以反二氏之非者則是
登公之堂而不能行公之事其于書院之建不大失
前人意哉蓋公守袁實移自潮潮之人嚮未知學公
命趙德爲之師士皆敦行延及齊民至今號易治及
在袁一時盧肇黃頗諸名人皆公所迪而教之用能
發高士之風規振都官之遺緒文章節義麟麟炳炳
公之教倡于士士之勸應于下代有聞人時多育德

書院之于袁顧不重歟且其地枕春臺面珠泉實擅
山川之秀數十年兵燹燬燼樹生瓦礫間高且尋丈
癸卯冬三韓李公來守是邦與余二三僚屬文武同
心協恭修城葺學繕橋梁郡治百廢漸興署中舊
額景韓公寶嚮在之余因道及昌黎書院鞠爲茂草
講學不行人罔則倣適分守叅藩施公按部余從李
公後相率白其事輒慨然首倡又得進士袁君繼梓
偕鄉紳梁君佳植共襄斯舉爰相舊基詎以重建堂
廡巍然樓閣翼翼齋舍庖福以次而備中祀昌黎公

旁仍舊典以李翱皇甫湜盧肇鄭谷配之自茲以往
道德之所由成教化之所由一政治之所由美韓公
傳道顧世之心所由昭示來茲皆于書院是賴顧不
重歟予司理茲郡訟牘簡少爰請太守李公暨諸賓
屬同課諸生遊其尤者肄業書院中親行訓督相與
明聖賢之指究平治之畧如父兄之于子弟朝引而
夕導焉又日給廩餼俾得一意下帷頗謂一時盛事
太守李公屬予記之予不敢辭謹爲之叙其本末俾
後之君子知創于前者如彼興于後者如此從而推

廣教化增修宮牆尚將有厚望焉是役也工始于康熙乙巳九月告成于丁未三月分守施公名閩章江南宣城人協鎮許公名壯猷京衛人太守李公名芳春三韓鐵嶺人郡丞孫公席慶新任夏公毓龍都司董公正已宜春知縣陸柄謙前署縣事鄭宰分宜知縣朱鵠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廷鳳皆與有捐助者司理鄭燭爲之記閩之莆陽人也

昌黎書院科舉記

李芳春

袁爲郡在江右上游山水清奇代多偉人碩士士之

由科目進者自漢唐來考之郡乘魏科高第炳炳麟麟蓋嘗指不勝屈矣近年以選稍遜任詰議者謂時會偶然予竊有不信者亦謂願人事何如耳予嘗遍詢江右錄科如南吉撫建諸郡多者千人次亦不下數百夫其取之也廣故其得之也衆袁固多才不謬諸郡而阨於限數通計五庠每科不過百幾十人是以卽事用希逢年益寡良有由也予自康熙丙午昌黎書院甫成思得援鷺洲鹿洞澹臺三書院例卽草具另請科舉一詳上之學使王公業蒙錄遺准試後

如十名入場在案然私心猶未之慙也
士書院晨夕勤勤考課竊見風氣日益秀上自謂此
中可當旗鼓受上賞者誠多其人而盛事猶有待心
惘然憂之爰於可未之冬請諸學使吳公期以按部
親臨書院另額叙錄幸荷報可至次年戊申春抵袁
予躬申請蒙俞以昌黎書院科舉額數尤取大學
八名中學五名小學三名榜示署門永著爲例及工
業發果如所定予爲忻躍再四秋闈撤棘而登賢書
者有人中副車者多人矣是謂人事一盡數卽從之

由此昌隆光大聯翩科名何渠不若諸郡也鄉先生
周多士又恐歲月就湮典制莫定復於庚戌王正公
詞以書院錄科定額立案請且求筆之郡乘俾後有
所徵予適赴會城躬詣學使吳公呈詳懇切蒙批據
詳昌黎書院科舉額數諄諄至再具懇該府作養人
才盛心往於正額科舉及遺才錄科外大學八名中
學五名小學三名爲昌黎書院科舉定額以示鼓勵
之意永遠爲例嗟乎當事之深念我袁士至矣諸士
砥行立名讀書揣摩明先王之道以達當世之務所

職業乃所以求知是爲盡人事之本予雖鄙陋猶將與諸士益勵前功期無負重建書院之意或邀昌黎之靈如貞元、昌洪永故事從此巍科高第繼繼繩繩文章風節死炳海內予拭目俟之因從鄉先生竝諸士之請學使吳公之批而漫爲之記

昌黎書院田記

李芳春

余作昌黎書院成數與寅屬進五學諸士講藝季有課月有會每品第其尤者肄業其中錄其文如干首授之梨棗以示激勸更爲日給廩餼俾得一意講習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五五

自謂頗稱快事旣伏而思予一官傳舍幸有此書院與諸士朝夕倘無經久之規將來生徒日盛苦無所資且絃誦之地歲需脩葺徒責望後人以不可知之設處萬難行之捐助是殆未可以有永已簿領之暇籌畫數四因查得宜邑閒曠荒田數段此田載在全書約計壹拾貳頃有零實稽成熟不過十之一二總緣歷年深久業主無存愚民旣苦難墾又恐賦隨其後以故佃者率畏縮不前比年菑畬且多與草及至考成官民交病予謂是固可以爲吾書院地矣爰諏

之陸宜春柄謙往復从之議以此田置之書院而
爲措給牛種區處廬舍召佃開墾免其徭役許以成
熟墜科國計漸可無虧多士從此永利在吾輩設誠
力行之耳謀旣協乃請諸藩臺余公又在復覈詳至
再幸蒙批行在卷因於康熙戊申仲夏集諸耆民於
庭責以分徃鄉隅履畝清楚務詳務實間有疑似未
明必委官再行檢踏或單騎躬自省勘召其比隣細
爲詢實偶有欺隱薄責而貴之然後此田瞭然指掌
遂於是冬大治田事其熟者安插原佃諭以樂耕矣

其荒者悉爲設處牛種廬舍諸貲分給各耆及早市
置招民承佃一切雜泛差徭概行蠲免俾得悉力田
間明年巳酉東作告成予間行按視並令諸耆轉相
勸勞見其疆場翼然禾黍嗷嗷曩時所避爲畏途號
稱石田者今良苗在望十有八九矣節屆三秋命諸
耆造清荒熟二冊延鄉先生之賢者總其成遞諸士
中之髦秀者分其任公同簡閱一如初約令諸耆止
按成熟取量新田姑置以俟墜科余爲計完糧外尚
餘租穀若干石貯之爲吾書院廩餼修理之用亦既

卓有成效今歲庚戌仲夏雨暘以時可望有秋予按
行及分遣勸相一如昔時營其芟柞更加開拓焉踴
躍稱快至爲起舞又明年則是田盡可倉箱矣嗟乎
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昔賢每爲三歎然予歲嘗躬赴
會城及間行吉州詢及澹臺鷺洲兩書院僉云南州
昔年有徐恭襄先生諱宗濬者官大司馬講學澹臺
節其提衡書院錢穀事厝置不苟出納有方不越數
年費用充溢賓興讀書之費具足焉又吉水有李忠
肅先生諱邦華者官總憲亦主鷺院講席其與九邑

諸生經紀公費歲時諸生補助書院修理暨鄉會公
車贈送俱不缺於供此兩先生不足爲吾書院先資
模範乎予願鄉先生及諸士肄業其中者三復二郡
盛蹟時督諸耆留意綜理無俾耗蠹力行省勸無俾
荒廢自完公賦外其有書院當交給修葺當及時者
不憚毅然身任之總之期公期平何思不服若夫後
之君子有地方之責者念謀始之艱從而修舉嗶咻
焉毋視爲不急之務而緩置毋指爲不經之費而郊
移毋苛索田租致其草竊毋輕役佃民使其歎奔

此田可以永永奕世而髦士奮興科名接武予曰
之田共壹拾貳頃叁畝伍分捌釐陸毫坐落鄉隅各
地名并畝分租數房屋山場佃戶姓名詳載如左
紀其大略以俟後來有攷焉鄉先生董其事者
佳植袁公繼梓其諸士名氏另書於冊

重修李渠記

李芳春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
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
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漑田至二萬決而入城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五八

統閭巷深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渠
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惠且無筭故袁民
今尸祝焉宋太宗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
渠壅盡州頻火太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
息歌頌興焉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爲時廿有三載
公延度通判是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
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力贊太守赫公徽之復濬
後五十四載爲淳熙四年太守張公杓濬之並治
中諸井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

二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寔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歷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稱慶刻有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庫廣狹險易竝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䟽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爲斗若干以貯水某爲橋若干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戶甲戶等悉有老謀遠慮無不修舉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得五人此爲修復第

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歷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弘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因郡多火太濬之刻有浚渠亭記萬曆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
後時與人之相侔一至此也余自蒞袁來諮訪紳士
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且日思

一當疏濬學步前賢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袁天罡先生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若躬履其地也先委照磨吳胤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訖乃於康熙己酉仲冬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且往來殘堰之上週遭殆徧詳討竇慶原志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

堰既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爲洲或高爲阜卽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竝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水可復乃議大修故堰設吉祭告循其舊址而加增陂焉以防水之橫決壞民田居者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椿期望期密每於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伏壓其外作椿外護取固不穩然後可保其入堰工

沙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濶眎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木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所搖動而後止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料既精良工無冒破亦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今水循故

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旣靈旣足而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表觀莫不踴躍相慶卽予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有此今日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竝偶有殘缺壅淤卽時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

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暹松椿若干枕木牽木各若干及稅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充朋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太史鄒公聞其事於其同門胡學博文衡爲予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據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修復李渠記

鄒度琪 新建人
檢討

聞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樹人千年樹德皆不欲爲其僅也僅則爲目前所謂筐篋之智一世而止是也不僅則不爲目前所謂難與圖始易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六二

於樂成是也今我李公之復修李渠誠樹德務滋者哉郡之有渠起於唐憲宗之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員外郎守袁時袁多火災公廼堰南山水入城繚繞間巷深濶使可通舟此渠之始事也至宋太宗之至道三年州守王公懿以秘書丞任袁因渠梗州頻困於火乃理舊渠而新之民是有李渠塞王君開四城惠利絕火災之謠後間有䟽淪堙塞相仍亦未有經久之規理宗寶慶丁亥直華文閣曹侯叔遠寔來下車之初訪民利病亟議修復而渠成媿繼諸如

之減水接水斗之在內在外橋數之大小渠長所
率之陂戶甲戶李渠志詳哉言之遂爲茲事底績焉
此渠之繼事也明郡侯徐公璉修之則有浚泉亭記
而鄭公惇典黃公鳴喬皆赫赫有聲聲者靡不究心
於此爲地方求莫計至

國初而渠猶各具泄灑者非不志修而格於久廢狃
於動衆者有之卽今日修矣而無當前此之修抑今
年修矣而無當後此之不修噫又曷能爲茲事底績
是則渠之待人而舉於我公信然矣一日幾務之餘

同協鎮許公壯猷邑侯陸公柄謙鄉先生袁公繼梓
及文武屬往視渠源於陂口載四審量不憚紆步相
水勢度地宜謂某處當堵某處當浚不屑爲從前增
庫培薄之智凡所規劃一出中裁而復僉稽之此治
其源者善一也自陂口至西城約十里必親歷其沿
務所䟽濬皆得其舊自西城渠口至報恩寺入江處
而北而東凡數十折其深廣皆務徹底此清其流者
善二也經始於臘之初吉告成於月之念五不費民
間一絲一粟唯倣古至冬乃役公旬三日之力每越

日單騎出郭且憫且勉爲時無幾而遠近內外一如
子之趨父事而渠乃集大成焉此節其力者善三也
一舉而三善得謂非事之待人而興有若此哉至若
水利之溉田二萬地脈之流通滋遠與夫汲引之甚
便疾疫之不作又皆良法之種種相連者而謂我公
之德不慶遠流長哉雖然公之造袁匪僅一渠其多
所修葺爲侷爲負者載在口碑未易悉數然卽渠以
論其入人深又何如也昔狄梁公爲魏州刺史民祀
之生祠及徵入朝民猶於祠月朔舉酒灌奠而梁公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六四

在朝有醉色今者渠成而使後之君子臨流而觴詠
小人擊壤而謳謌知我公之在

朝端亦必有洋洋盈耳之聲則袁與魏人之思將無
同時余以同門胡諱文衡授罷士具以巔末請余記
余誼不敢辭得總其要畧而爲之言且以志私竊嚮
往云公諱芳春號煥章三韓人登順治甲午鄉進士
歷宰沈丘刺尙嵐俱有循卓聲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宜春進士

聞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

則學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无窮
容保民无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
教與養一致也袁庠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瑄立
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
史鄭公審移城內艸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微
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
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
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陜隘乃改營於州
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爲記神宗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六五

熙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
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更講堂爲
明倫堂明弘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
弗稱乃大規度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
也世遠代殊其間修廢舉墜者固自不乏要未有勤
思教化之所出人材之所萃以實心行實政如我
郡侯李公者也公以康慶癸卯冬奉

簡書視袁下市之日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
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

莫之補收其奚以然而奚以率乎爰是加意維新
與民更始又不欲費民間一絲一粟故一年而郡治
及鼓樓新而敷政有其地一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
復而立教有其基乃自丙午夏郡學以全圯告蓋前
此以積朽之材間有修葺不過苟且畢事故地適與
時會公聞之疚甚爰數行按視經度周悉遂捐俸措
置爲之倡而檄前學授伍諱臣董其事凡庀材選工
必躬必親由是明倫堂不日成之矣故凡棟宇椽桷
之必嚴甃甃卅堊之務飭而周垣屹繚門戟閤闈堂

廡深儷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之趨蹌考業於
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都哉可太可久
如我公之茶裘卹下匠心造士而有猷就緒若是者
不其難哉茲者豫寧胡諱文衡來授郡士於前此護
屬之未竟與今茲講課之務勤者又靡不仰承德意
焉乃以貞岷事求言於余父子兄弟俱輒發自庠
者昔荷

先聖之式憑今睹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
乎昔文公之刺我袁也以元和十四年六月有慶雲

見於州之西北進圖表賀豈非以文教之身起乎八
代者應在一方歟故於先刺潮時出俸舉本叔贏餘
以給學生厨饌一時人材磨礱多所成就是又與拜
祭酒一解俱爲有開必先者也今我公以豈弟作人
之悃敷雲漢爲章之治知爲

國得人而名重金甌將商皇多士與霖雨蒼生不相
因而一致乎吾願多士之息游其中者飭躬勵行高
曾忠孝之槩必有如盧學士之特達於李衛公之知
遇者矣則以袁爲韓李棠封也不信然哉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六七

重修宜春縣學記

陸柄謙

宜春令

宜春爲江袁首邑舊學蓋屬諸郡自宋淳熙間太守
張公杓始與邑令柯春卿議建置袁山門外卽今地
也相傳爲唐狀元集賢學士盧公肇故居歷宋元明
代有名詰載在郡乘斑斑可攷明正德乙亥太守徐
公璉嘗因諸生請數按其地特爲修舉始正方向壘
石壘江建

聖殿立明倫堂竝東西二齋分豎學官三舍於殿東
改櫺星門建興賢樓育才坊費官粲然一新明年丙

子庠生郭鵬卽獲解元選自後科第蟬聯名鉅武接
允稱人文奧區矣然聖廟學宮多歷年所風雨之所
剝蝕兵戎之所蹂踐間有補苴不足當其萬一迨明
末且將百十餘載而寒櫺古瓦鞠爲茂草枯木夕陽
行路興歎

國朝崇文重道數詔天下郡邑重新學宮順治丙申
學諭范諝上狀郡邑始構明倫堂修文廟然工用浩
繁未能興復如舊柄謙自到官祇謁

聖廟及朔望春秋釋奠瞻禮率往來野蔓漏痕中無

駐足處心惄然憂之圖所以重修未逮也會金學諭
玉書新任茲地目擊身疚急陳其狀於我

郡太守李公 公素以文教爲己任聞之殆刻不能
緩矣卽檄行柄謙與學博先期經度計需木石墁瓦
若干費梓者巧者傭者若干人旣報可規畫在胷乃
與郡司馬夏公首捐清俸多方拮据諏吉鳩工又適
值郡內興復多不得已之役公爲酌量緩急大約以
文廟爲兢兢而柄謙與學博亦惟奉行鼓舞仰承苦
心激其樂事於是未朞月而

聖殿峩峩嚴正鞏密如跂如矢如鳥革翬飛神得其
栖人愜於禮諸如廊廡倫堂以次修飭而講肄有地
游息有資文教蒸蒸蔚起矣始自戊申之春成於己
酉之夏工竣學博介諸生求公一言爲之記公以屬
柄謙則又何敢辭謹銓次重興始末與以告後之君
子同心黽勉焉則張廣漢徐真定兩君子不得擅美
於前而公之學道愛人徽猷盛績暨夏公之一德同
心有口碑傳之永永者已至其地遠而春臺近臨秀
水西橫畫舫東峙盧洲旁有墨池石筍之勝將來科
名文章當甲七十二州邑有徐公記在柄謙拭目望
之學博與諸生無忘我公竝夏公今日可也

重修分宜縣學記

林 箴 分宜令

蓋自我

太守李公蒞袁以來于郡中之廢墜有當修舉振興
者百計經營既不遺餘力矣其事關鉅典爲風教人
心所繫屬尤切注向焉每遇屬之大工大役苟有申
請未嘗不行行未嘗不力至於學宮若郡庠若宜庠
若序萬剏建者增修者皆已改其舊而新是圖惟分

邑之學宮興復最後其最後奈何蓋學宮之廢惟分
邑最久而習習而忘遂無有齒及者笙不肖亦不
意其荆榛一至此也到官之初有事

文廟瞻眎週遭慨然久之適胡學博鴻漸有修葺明
倫堂之舉申請於公條述學宮久廢狀公不勝大息
謂我輩遊聖人之門平生所學何事于此而可已又
烏乎不已爰是銳志重修以

文廟爲亟亟或有難者曰厥務至鉅厥費綦繁度用
材木幾何工役幾何歛貲幾何迺鳩工公曰不然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患無必爲之志有志者事竟成
耳惟分邑之民已蹙不堪重困其毋棘欲毋勞民務
俾有濟迺首捐俸伍拾金以爲倡而徐漸爲之計其
責成在縣省試在學更爲約法期以十日興文一報
凡竹頭木屑及工傭食指盡可稽也歲時公以公事
有會城之役便道鈴山尤必親詣答覈焉以故鮮弛
力鮮冒破用簡而功多是役也始事于戊申之夏落
成于己酉之冬起視

聖殿崇巍有加廊廡跋翼門屏伉將

啓聖之特廟攸芋名宦鄉賢之几筵咸秩昔也廢址
荒臺今焉輝煌文物萬民是若不亦宜乎學博請記
於公公屬筮識其事且曰豈余不佞是爲時維綜理
則規畫勤劬具窺盤錯之班時維簡閱則泮壁籌度
日分瓊席之晷時維駿奔則園橋觀聽譽髦踴躍以
爭先時維竭蹶則經營于來百工鼓舞以待命用是
藉手告成以不負所學併信必爲之志可以自勉勉
人爾嗟乎公之意念豈不深遠矣哉勞而不伐謙而
有光我公有焉惟筮襍線微才不足仰佐公高深萬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一

一然卽公興學一事必誠必信其爲屬末模範亦復
何窮云爰泚筆而爲之記以俟觀風者考焉

重建泮鄉縣學記

孟宗彞 泮鄉令

學校由來重矣重其國之所由興抑重其明道講業
者之所由盛故學之新也治之所以隆也任其治者
職有攸分功有專成若以其分職之未能一以任之
於已則專成之功又賴有兼成已昭泮學宮前代七
經改造規制焜煌延及季明僅存數椽弗蔽風雨我
國家定鼎二十餘年上下當事目擊耳聞唯有惆悵

大息總以勞費爲艱一旦群材比聚群工畢舉省試
有人旣廩有資不數月而告成輪焉奐焉巍然改觀
嗟乎誰之力歟宗舜以康熙己酉新蒞茲邑祇謁
文廟覩規模之壯麗棟宇之崢嶸聖賢之昭布森列
私竊喜曰絃歌在是何厚幸也顧問之當事當事無
所記以爲有問之紳衿紳衿未敢冒以爲有及詢王
學博永新具述本末云是唯

郡太守李公一人之力嗟乎猶是當事也猶是紳衿
也學之不新於二十餘年之前而新於二十餘年之

後者有非常之事則必待非常之人以爲之也夫事
不難於樂成而難於慮始公重興昌黎書院月課季
會五學人士望公如泰山北斗不下昌黎猶念下邑
之凋殘學宮之荒廢意若曰

國家敦崇教化獎進人才以二十餘年因循之事今
不始之自我終之自我將來文章節義從何栽培開
發遂毅然以鼎建爲己任是時受命董成者且唯唯
巡摠以正煩績鉅匪易任也公不難廣獨已俸先
爲多止倡繼此闡風慕義涓涓不絕作人之功具見

於此其不以縣任爲非已任不以前事爲非今事專
成兼成至今沿流遡源河海先後殆籍籍聲施已若
夫師帥在上正鵠在望士風以起士習以正士行以
篤崇儒術屏異端今日之李公是卽昔日之韓公也
功著一時勲並千秋記之史冊鐫之金石伊誰之責
歟宗舜每朔望得與諸生左右羨墻會文取友相規
相勸初未嘗忘其所自然率遲之二年者何也蓋將
有俟於東西兩廡竝明倫堂更新落成以終其未竟
之業而公果有懷未已惓惓復致意焉所爲始之自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三

我終之自我豈虛語哉宗舜雖不敏敢不與學博隨
我公之後殫心力之經營以全其兼成乎

重修萬載縣學記

顧楷沙縣令

萬載僻處崇山之麓屢經兵燹之餘民宅官舍半爲
煨燼而學宮巍然獨存豈非聖人在天之靈歟然寒
櫺涼瓦風雨侵凌繕修補葺不能不俟之賢司牧况
聖天子尊師重道加意崇文能舍此本源之地可以
美風俗而廣教化也哉獨今日之萬載較疇昔大相
徑庭矣民非不伏羲也而家迫於追呼罷不勝役士

非不樂輸也而身困於貧約用則難支力詘計踈公
私交匱是何能振斯文於塗炭之中植彞倫於廢墜
之後乎太守李公精明豈弟雅意作人數以公事蒞
茲邑嘗與邑侯范公單心綏靖如實墉壑正函籍歷
年積逋如山一旦澄清似水雖簿書鞅掌百瘁交攻
而尤拳拳以興學爲急務夫培其本必先理其末重
其實亦須崇其文於是量工力之多寡度費用之盈
虧經營籌畫成筭在胸然後庀材鳩工重起而更新
之此中豁然是美風俗而必由於廣教化之微意也

因上自正殿以達於兩廡粲然改觀堦墀則如砥如
矢墻垣則蓋高蓋厚表率諸生而考課升講見其繡
屏粉道曲折紆迴歌之咏之而雖雖肅肅也弁冕黼
黻儀型在望瞻之仰之而起敬起畏也優游積漸之
久必有經明行修之士如董江都王子淵之流策天
人而掄高第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今而後知公之
百度維新整飭學校有明驗也士之適於學者堂奧
端方猶之身心之踐履也戶牖洞開猶之胸臆之光
明也以道德爲棟宇以禮義爲門路處則爲一代醇

之儒出可應天子股肱之選士之所以自待既不
委所學而李公之偕范侯所以薰陶廣厲之深心藉
是其可以自慰乎工始於丁未仲夏成於戊申孟秋
余浪游斯地目擊其盛事因得詳其始終而系之以
記

昌山鐘山兩峽小記

李芳春

秀江自郡抵昌山蜿蜒曲折幾百里至此兩崖闌束
水勢奔突昔年有堰水成渠溉田四百頃者余每訪
不故迹杳不可得但蒲水嶙峋响簾利伴劍戟曾不容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五

河雖長年未有不攢眉者望洋浩歎久矣又由此三
十五里歷鈴山至袁家渡是名鐘山其險與昌山等
奔流者勞疲竟日僅可達分邑而昌山又無論矣以
此商賈不通舟楫罕至殆若天造地設焉康熙庚戌
秋中余間行相視委官鳩工約平其兩峽中石之險
峻者凡兩閱旬而畢自是水勢緩衍舟可坦行篙人
擊楫以濟吾民往來自謂有得也桂香初綻漫爲之

記

男

減派遼餉公疏

崇禎五年在京鄉官鍾煥袁業泗張永郭彭大科袁一鳳袁一鰲袁繼成等

為臣郡遼餉獨重袁民困極難堪懇乞聖仁矜憫敕下撫按炤畝均派以信明旨以蘇偏累事臣籍江西袁州轄宜分萍萬四縣僻處山奧原高浮瀉稍曠則田土焦灼赤地連阡稍潦則山溪瀑漲四郊皆壑地方之硠無甚臣袁也國初偽將歐祥遣子納欵誤將三升鄉斗報則三斗六升賴高皇帝鑒憐減半于是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六

袁田五畝八分派糧一碩賦稅之重亦無甚臣袁也計五畝八分之入終歲勤動豐年止得穀十一二石除供賦外所餘僅十之二三俯仰衣食尚自不克一遇水旱則半菽不登公私交困又路當楚蜀孔道差役重繁所以世廟年間袁民高儼等詣闕陳情奉旨永不加派勒石載冊班班具在神祖末年議加遼餉通省加餉三十六萬一千有零袁雖極疲敢不與諸郡邑共議急公第據加餉明旨初奉部文每畝派三釐五毫續加五釐五毫前後共九釐此計畝加餉真

皇上天地爲公綸紱日星共炳而奈何于臣鄉獨不
然也袁糧一石田止五畝八分遵旨應派五分二釐
二毫者竟倍至一錢一分七釐通袁州四縣糧二十
一萬七千遵旨應派一萬一千零者竟倍至二萬三
千零矣查通省賦役今嘗鄰縣每糧一石有田多二
百畝百餘畝者次七八十畝又次二三十畝最少亦
不下十餘畝卽號稱極大如高安一縣尚以九畝成
石未有如袁獨重者乃高安通省旣邀分釐未派而
袁不惟不得並高安且小縣如宜黃郡縣增肥瘠偏受

袁州府志

卷之八

七七

輕重懸殊祇緣初議派糧之時少郡縣不利于論
畝倡爲計糧科派之議

時司道祇據一偏不詳

難出畝多寡通盤打

筭區別調劑一槩余

石止派若干袁州地

僻人愚一任派派無能控額初猶與倖且暮息肩故
忍痛吞聲勉強輸供豈年復一年以致流離轉徙不
可名狀且袁餉計必應派外浮至一萬二千者祇爲
田多糧少郡縣代輸足額耳卽令袁人尚堪假息然
剗已之肉誰無不平之鳴况叢爾疲郡賦重差繁困

憊已極每歲萬千之金從何而出其能不呼天搶地
哉頃年父老屢控撫按司道地方官亦每目擊心傷
思爲裁處然通省餉額已定裁此計必增彼而有一
番更張便有一番阻撓任事之心未免奪于畏難傳
舍其局亦何成推卸歲以積歲袁民拊膺莫可柰
何嗷嗷一骨血已盡骨髓俱竭向猶稱貸饒家今
家家疲于竭澤徧閭里皆蕭條卽貸無可貸也向猶
鬻產富人今戶戶罄于催科指田糧爲陷阱卽鬻又
誰鬻也其逃者爲走險之鹿俾得拋却田廬卽爲生

路其存者如棲慕之燕野苟且支吾旦夕終是死鄉
近戶部又派江西協濟王庄夫合省無論有田可協
而袁郡片土悉苦重科尚復以此加之是派已重而
加無已困已極而斂不休猶人負千金之擔而復扼
其首病奄一息之息而復奪其指蒿日鄉里亾徙十
已三四長此不已閭閻半作坵墟阡陌盡爲墓葬卽
惟正之供誰爲國家佐繭絲者真大可痛哭流涕者
已臣等俯爲桑梓悲切膚仰爲國家留生齒敬披瀝
請命臣等不敢以永不加派之旨比例高安亦不敢

以賦額極重之故求諸郡邑伏乞皇上將臣疏救下
戶部嚴行撫按遵論畝明旨并查賦役全書袁稅是
否與各縣懸絕如果臣言不謬將袁郡逋餉應派一
萬一千外其浮加一萬二千合無于田多糧少郡縣
酌量通融哀多益寡務使派法均平民無偏累卽爲
浩蕩洪恩更乞敕撫按官凡遇國家有不得已加派
如王庄銀等項或于曾奉明綸永不加派之處特免
再加或查各郡縣畝多畝寡之殊斟酌均派毋徒一
繁論糧至成極重難負流亾轉徙庶一方之創懸獲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七九

解而疲郡之吏生有期伏乞俞允施行奉聖旨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速行撫按照畝均派

題豁保結黃太常遣戍劄藁畧

江西布政司右布政董 爲聖明御宇率土霑恩懇
乞聖慈特宥株連久錮之裔以廣皇仁以光祖德事
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易案驗內奉都察院勘劄准
兵部咨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田題前事等因該職等覆看得君義
臣忠天地無逃之分宥罪肆赦聖主解祝之恩况忠

錄先朝恩弘近代此聖明之世所亟欲推廣而遍及之者先臣兵部尚書齊泰用秉炳曰正氣凌霄當運際乘龍敢諫陳叩馬全家化碧九族編戎至今談革除往事未有不憑吊之者當仁宗御極曾聞肆赦放還往皇祖登基業已優崇恤錄且皇皇聖言有謂泰食其祿自當盡其心又謂忠于建文原以忠于太祖等語真可爲九原華袞異代榮施矣獨是泰之姻親族黨如楊保員駱應朋等四十五家尚淹行伍未及寬政爲可憫耳雖一丁存衛仁祖已宏優恤之仁而

尺籍未除迄今尚煩勾補之令夫此纍者囚者非真有自作之孽莫贖之辜也斷首就繫原以成聖祖之太平而濺及餘波自當徼皇仁之蕩漾况事同一體情屬株連彼旣以泰故而均被震霆茲獨不以泰故而共徼愷澤使臣民岐視而形跡尚存反之聖心必將隱痛此亦不能將順者之過也諸臣籲訴堪憐御史陳情最悉皇上纘承先緒繼述斯皇培萬古之綱常植人臣之忠義當有一觸目而惻然者懇乞聖慈俯垂憫恤除楊保員駱應朋二家免勾其原戍四十

五家此存三十八名見存及所一體豁免如願回者
准給印照發回原籍不願回者給與免帖聽入民籍
當差該衛所衙門將編軍底冊除名不許妄行勾攝
至于黃子澄與秦同此忠行戚屬當年遣戍如株連
楊黃皮同遣者四百餘人今已零落銷亡不知有幾
矣并乞行彼處撫按查核盡數除豁庶乾坤無偏造
化聖澤無偏榮枯上以述志事于先朝下以鼓忠貞
于今日此亦皇上御極以來懿美善政臣民所願舉
手加額者也敢因按臣之請補牘題覆伏惟俯賜裁

案俞允等因天啓元年閏二月兵部尚書崔題准欽
遵抄出到部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將
該縣忠臣齊泰株連姻親族黨原戍四十五家除已
絕五家又除楊保員駱應朋二名免勾外其見存戍
所三十八戶一體豁免其忠臣黃子澄戚屬楊黃皮
等遣戍四百餘人今零落銷亡一併移文江西清軍
道令各該衛所盡數查豁以昭聖明解網之恩等因
到南移咨到道行府照劄事理轉行所屬衛所如有
前項原題忠臣遣戍戚屬者盡數查出申道覆覈批

先開豁天啓元年八月初六日劄行宜春縣奉府批
拘軍戶楊黃皮吳汗真楊弦孫汪彥真張勝成楊仕
崇等先年係保結黃子澄槩論遠遣者并各十遍楊
高張綱等至縣審明于二十五日具申豁免
國朝

袁州府合郡鄉紳士民祈免丈田公呈

爲釐定總括之實冊豁免清丈之疲累安輯民心力
挽流移事竊惟清丈一舉雖屬杜豪占稽荒熟意羨
法良然有可以丈者丈之而民安有必不可丈者以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八二

不丈而民愈安謹以袁鄉之必不可丈者言之曰落
山僻坳多畝狹石磧路脊高者在山在嶺低者如井
如窟形似梯樓小若盤笠此其必不可丈者一也一
畝之區或半在山半在坑者有之半畝之田或七八
坵者有之或今年爲田明年爲洲爲陵者有之崎嶇
曲折無從下弓若空山陰坑陰則餘田無幾若連山
陰坑陰則沙石皆稅此其必不可丈者二也以故明
朝萬曆十年通省開丈惟袁郡未丈非謂不必丈抑
實無可丈也府誌見存班班可考然此猶承平也今

則更異矣禍自癸未萬載巨寇伍仰寰聚黨數千立寨于天井窩逆賊張獻忠馬步數萬雲集于萍鄉而分宜爲要路宜春爲屯營時而出兵勦萬載之寇時而發兵拒萍鄉之賊兵來賊避賊去兵來相持數載并陌盡廢繼值丁亥奇荒斗米萬錢殍死載道人盡苑亾甚而絕甲絕圖一望無際百里烟消可憐有糧田產盡是長林豐草此其必不可丈者三也土著旣穉少老成又凋謝有主之田固屬他人耕種無主之荒官召異民開墾不知我疆我理竟忘東南其畝此

其必不可丈者四也况書美公正中多異民若行開丈勢必逃歸故土不惟有悞開墾甚且成熟又轉荒蕪是民間未沾清丈之利先受流移之害此其必不可丈者五也且履畝開弓動費數十人魚肉酒飯牛價狼餐有主之田尚難設法供應絕戶之田誰代備峙嚮作認眼此其必不可丈者六也幸憲推見至隱不忍驅民于溝壑摘抄部文票行各屬內云如萬曆年間賦役全書數目與今新賦役全書相符者不清丈外卽令攢造總冊文務期合額仁人之言如出

湯火業蒙縣主仰體憲意詳示各鄉逐一清查備冊
彙申百姓承休有主之田成熟樂輸無主絕戶奉縣
召募陸續開墾照例起科既無奸占亦無欺隱已與
從來縣額銜兩不異今奉憲文疊催開丈魚鱗冊籍
合郡戰戰不知所從切魚鱗一冊必須清丈方明四
至以必不可丈之田而來一必丈之冊則合額免丈
之盛恩竟成虛惠矣仰祈哀此殘黎與其開丈之擾
以妨民何如清冊之便以安民與其懼禍畏罪小民
受瑣尾之苦楚何如按則計筭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八四

朝廷享書一之成規乞恩憐批救道府著令詳造總
括文冊期合原額以作一定之規豁免開丈不罹重
困之苦萬世蒙休止民焚頂云云奉院批丈量之行
原以稽豪占絕包賠甦民非以厲民也查部文所載
原有田糧與全書相符者不必清丈等語但各屬皆
有惟袁屬獨無恐部議駁詰不得已而催取焉仰守
西道查明果與全書相符即先造總括冊姑緩魚鱗
可也

重修袁州府儒學記

趙大鯨

浙江仁和人

袁州古宜春郡也仰山峙其前秀江環其側文學攸萃人士恒甲於江右昔韓昌黎自嶺南移守於此教化旣洽州民交口訟之其後宋祖無擇知州事寬刑禁尚文學志奉昌黎爲法於府治之左改建學宮俾弟子肄業東西舍亥之有學所自始也我

朝康熙六年前太守李芳春嘗葺而新之閱年漸久日卽傾圯乾隆丁巳之秋長安程君來守是邦祇謁文廟周視內外謂僚佐曰學校者教化之本予承乏茲土而綢繆無策將何以仰副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一

聖天子興賢育才至意乃捐已俸爲之倡一時僚屬與縉紳士子皆爭輸恐後得工費銀一千七百兩有奇自乾隆四年二月鳩工至本年十月告竣太守嘗曰聖道如重輿然升其堂者觀感係焉非宮牆不足昭崇峻也爲之繚以垣墉數仞具舉非戶舍無以資游息也爲之脩建兩廡及櫺星門儀門之屬如齋舊制且小大從公詩不云乎泮池則鑿而加深園橋則闢而加廣遊於學者庶幾禮門義路之不遠矣又以

向無

崇聖殿規模未脩爰創建於

大成殿之後祭器樂器之有庫鄉賢名宦之有祠次第興作無不整贍予承

命視學江右常憇隕越每當事有能興復舊制扶掖人才者聞而深喜焉若太守非卓卓可稱述者乎歐陽公曰政治之盛衰視乎學校之興廢今太守率是意而行之誠漸以歲月俾人人含醇味道涵泳聖涯於以見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二

國家久道化成馴至唐虞三代之盛然後歸厥休美知教化之有自而學校之所係匪淺鮮也不綦幸哉是爲記

重修袁州府學及祭器樂器記 岳 濬陽人

聖人師表萬世而

盛朝興禮特隆郡縣皆立有學春秋上丁恪供祀事
牲用大牢肴核維百樂奏八音舞用六佾典至鉅也
而有司率諸生肅恭將事罔敢怠焉乾隆丙辰冬予

府

簡命巡撫江右仲春八日應承祭見器用未備樂舞有
缺籩豆之屬皆有司臨時猝辦夫備物所以將意物
不備其而徒抱區區之意非所以昭格告虔也爰稽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 記 又三

典籍命有司鳩工庀材敬備禮樂之器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慎選其良調其律呂罔勿協也羽旄干戚籩
豆鼎彝製必依古文承爛然精且潔也凡製祭器一
千四十有七事樂舞之器三百三十有六事後延闕
里之嫻於禮儀者來江教習諸生於是乎鼓歌有節
登降有度踴躍濟濟肅肅雍雍仰見禮樂之盛而歎
聖道之大感人者深八人者切也予既於南昌府學
脩其儀而又依其度數廣為製備分頒於一十二郡
學若州縣七十有八則現在續製次第悉頒以昭美

倫焉乾隆庚申秋袁郡太守程君來告予曰袁學之
傾圮歷年久矣守土者不敢視爲緩圖自戊午春集
議鼎建四邑紳士樂輸恐後百執事贊勳維謹鳩工
於巳未春仲迄今落成而祭器樂器奉頒適至美哉
輪焉美哉負焉禮樂備而文治光願請一言以紀其
盛予惟袁郡自宋李泰伯作學記教忠教孝剴切詳
明而士習文風于今爲盛恭逢
聖天子誕敷文教起邁古昔崇實學黜浮華四海丞
丞人文蔚起而禮陶樂淑宣布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四

聖德以造就人才者則予與各有司之責也予嘉程
君之殫心學校

文廟鼎新而觀瞻肅穆禮樂大脩而教化日隆將見
懋德懋才日新月盛爲邦家光者正未有艾予於袁
郡實有厚望也于是乎書

重修袁州府學記

知府程文華

陝西長安人

乾隆二年秋余奉

命來守袁瞻謁

先師廟庭已傾圮過半兩廡二門泮橋垣墉皆岌岌乎頽壞

崇聖殿則徒見瓦礫一區心皇然不寧爰諮宜春令楊君偕吏士之曉創制者相其舊址而經度之計其材估其費急申於上憲然工鉅費重不易舉也次年春喜吏民方余信乃檄四邑令偕四邑紳士嚮於堂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五

而謀之皆踴躍從事余與馬王君宜邑令楊君分邑令唐君萍邑令熊君萬邑令嚴君各節縮祿米捐以爲倡衆遂共勸所以興事者至四年春歛費粗給木植漸備大工遂舉方百務旁午而督學趙公以歲試臨郡見其規制大而此費繁深爲咨嘆輒捐俸以助又集多士而獎勸樂輸者愈益衆是年告竣而趙公以目擊其艱遂先作文記之五年仲春肅祀上丁乃奉新製

五王

先師先賢先儒諸神牌陞座用亭造大方伯阿公承
大中丞岳公命製祭器一千四十有七樂器三百三
十有六頒諸郡學而大中丞曰袁學方告成復作文
以記其盛乃畢陳諸器具於壙塔以昭盛典釋奠既
領吏士師儒周視廟貌之侷矣祠宇門垣之整飭神
牌臺座之輝煌器見音樂之美脩氣象一時改觀柝
與仰嘆

聖人道德之隆教化之遠千萬世不息於人心愈殘
敝則愈顯燦有如斯也衆吏士復請余一言以記之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六

余思學校之設教忠教孝則前哲李泰伯之記
袁學興廢及今創建并禮樂之大脩大中丞岳公督
學趙公之記詳矣至於捐貲倡議始終糾督則余守
土者分所宜然將復何記雖然是舉也其制非復曩
時之舊矣仰瞻

聖殿之高四丈二尺濶六丈深五丈較舊址爲有加
也崇聖殿昔在文昌閣後地甚湫隘今另建於聖殿
之後其規模爲閎敞也而門廡泮橋垣牆祠庫旁及
文昌閣次第鼎新皆有以增華於昔也且稽其費用

則宜邑紳士樂輸貳百肆拾兩分宜樂輸壹百玖拾
兩萍鄉樂輸五百肆拾兩萬邑樂輸肆百貳拾兩卽
屬吏中如教授楊君宜春尉吳澗富司寇咸各有所
助合之余與司馬四邑令之所捐共計一千七百兩
有奇而始得以告成功此宜邑令總司其出八而登
於簿籍者錙銖可考也不可見四邑令獎勸之誠各
首事紳衿經理之勞而多士急公之誼乎况乎度材
伐石埏埴陶瓦或跋躄於外或董理於內擘畫勦贊
無徇護弛慢俾工力盡歸實用者則府經歷司吳照

磨所顧澗富司寇宜春尉吳旣承檄委而蒞其責而
教授楊君訓導程君率四邑諸生楊繼震梁錦鶴張
銳劉在朝等朝夕工所各勤其事閱十有餘月無怠
不旣各殫其心力矣乎吾聞古者有大興作則必記
其規模之廣狹經營之次第任事之勤劬財用之所
出工役之所需以使後之人知是役如是其繁且重
也而慎爲護持併使後之人知是役如是其繁且重
而有能起而任之者未必其無成也雖他日更有興
作亦無事於畏難而自阻則今日之舉烏可以不記

若夫樂輸各紳士姓名俱所當記惜石隘不能悉登
則另載印冊以備考可也

袁州府志

卷之十七記

又八

